



# 不得不再次慨叹木心的深刻

□ 古心静典

虽非日日读木心,但经常翻之,就会把你可能“旁逸斜出”的非文学情绪修正掉,“为艺术而艺术”也好,“为人生而人生”也罢,作为文学家,必须要有自己清晰的观念,观念决定你的选择,也才可能让你在浩如烟海的文本里“去伪存精”,才可能“持中守正”。

1月7日  
观《胡晓申与陈丹青回首木心往事》

即使读过木心先生的文字,再加上无数与木心“交往”过的人们的“回忆”,再加上你去木心故居,木心美术馆静静地走过,你对木心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尽管一些“谜”一点点被解开,但有些被木心刻意“回避”的就永远地未可知了。

但先生留下的文字,绘画,以及陈丹青整理出版的《文学回忆录》,已然足够。单单消化它们,也许都需要我们漫长的时间。

我们读木心以及关于他的文字,是读其个人史,文学史,绘画史,又何尝不是回望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正因为如

此,你每每沉浸其中,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如何读书,又如何写作,又如何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处”,都太考验一个人的情怀与勇气。

上次是看到陈丹青“对话”胡晓申先生(其父胡铁生就是木心先生说到的贵人),那天看完他们的对话,泪水湿了眼眶,倘若那时候胡铁生先生不冒着风险“解放”木心,假如他不同意木心赴美,情况又会怎样?真是不敢设想!这一步太重要了,走出了这一步,木心开始活得“像个人”(相对于文革时期的遭遇甚至牢狱之灾),恰恰是从这个年龄开始,其时木心已经过了五十,已经是“知天命”,但他这一步,却是“而立”的勇气。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在他的《寻找美国的诗神》一文中说到:“恪守诗人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经历坎坷及保持蛙皮的湿润”,用勃莱的这句话来衡量木心,真是恰切。

夏葆元先生这篇《关于木心的往事》又是一个视角,又值得你借之重新进入木心的世界,几年前去高桥并不知道木心曾在那里“授徒谋生”,后来委托

一位出生在高桥的朋友去打探也未寻得木心“旧迹”,这极其遗憾。

上次胡晓申说到木心工作过的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汾阳路79号我是记下了,一定择时去走一走,最好听着贝多芬。

在夏葆元这里,他提到木心“养病”之地“步高里”也是值得走一走的,还有木心的小说,我还没有系统地读,我在夏葆元这里,也感知到,木心把他的过去“一字一字地写回来”,写到这里,我就写不下去了,就此打住。

2月18日  
读《木心使我洗去一点野蛮的根性》

“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

那一年,真是神秘的一年,倘若没有地铁里的那次“遇见”,我们如何可以看到后来的《文学回忆录》?如何知道“出土文物”般的木心,又如何知道画家身份之外的陈丹青?这让我想起当年李白与杜甫的一次“会面”……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拔高”陈

丹青与木心会面的意义,但至少,他们的“遇见”,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主流”之外,还有一种“清流”,甚至是“暗流”,这股“暗流”,绝不仅仅只通到了“民国”,它带着“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的“视域”,提醒我们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博大的文学胸襟,要有自我“成全”的勇气耐心,要有承受大寂寞的能力,要有书写伟大孤独的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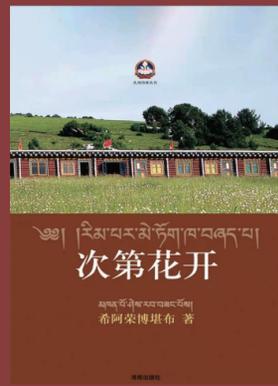
至少,在一次次阅读木心以及关于木心的一些文章访谈里,我们也一次次受到“洗礼”,陈丹青说:“木心使我洗去一点野蛮的根性”,我相信他的诚恳,我也多次看到陈丹青的讲话视频,也在“思南公馆”听过他的即兴发言,那次谈的缘起是《木心谈木心》那本书。

木心之于陈丹青,不是父亲,胜似父亲,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但随着他们的交往益深,他们是真正的多年“朋友”成“父子”(借用汪曾祺的话,反用之)。

现在对于木心的评价依然有“争议”,但没关系,让时间说话吧。陈丹青说,他希望看到的是:“诚实的争,高明的议”,这是他的呼唤,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起码的文学“良心”……

## 西窗烛

### 《次第花开》



《次第花开》是希阿荣博堪布所写的心灵随笔集,以现代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将心灵世界应有的美好境界娓娓道来。本书就像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在迷茫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以鼓励和启发,让我们生起对三宝和佛法的信心以及解脱的决心。



# 爱是敞开,也是吞噬

□ 庄晓明

(一)  
光环的内部,其实并不可爱,探究其如何发光,才是有趣的工作。

阳光中,我舒展着生命的触须,如凌乱折射的光线。

我的思想一阵风,掠过季节的麦地,我只是匆匆记录了些麦地的摇曳。单个的偶然是意外,接连的偶然是荒诞。

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点,都曾向着无数个世界敞开。

爱,是一种敞开,也是一种吞噬。重复别人的思想,聆听别人的教诲,使我昏昏欲睡。我赶紧拿起笔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早晨。

一个无论多么辉煌的表象,如果没有了未来的支撑,就只是一段疯子的呓语。

欲望的蛊惑中,我们不断地为变化而变化,以至于到处是泡沫的闪烁。愈是虚弱,后悔愈多。

天堂愈高,地狱愈深。

我之所以焦虑,是想为关注的事物寻找到底部的答案。而实际上,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底部,只是一些雾状的恍惚。

每个人都拥有着一个自己的王国,不知道,或看不清这个王国的存在,是小人物的悲哀;看见了,却又试图不断地乃至无限地膨胀这个王国,是大人物的悲剧。

我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我的沉默里,有着众多的欲发言者,而我不知道选择谁。

沉默,是复杂的等待;寂静,是纯粹的极致。

我想象着老子与孔子的会面,两座高山之间的那一片巨大的沉默。山峰之上是一片澄明的天空,而山谷之下是无数的溪水在交汇,分岔,当然,还有无数的石子在摩擦,滚动。

原子的世界,是在不断地分裂;人的

思想,则如树木的生长,是在不断地分岔。

数量也能形成质量,只能成立于这样一种状况,即这巨大的数量,为着一个信念所牵引,指向同一个方位。否则,愈大的数量,形成愈大的溃败。

万物皆流。我们须觅与另一物相同的流速,才能从容观察之,乃至攀附过去。问题是,我们的大脑,眼睛,心脏,四肢,并不总属于一个时间,它们在各自时间的漂流中,拼凑的木筏一般,渐渐地涣散开来。

事物在不断地分裂着,又在偶然的撞击中不断重组着,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世界熟悉而又陌生。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同样,没有一个人的地平线是重叠的。

我时而面对另一个自己,感到一种惶惑,因为他并不真正属于我,我对他的了解是如此肤浅。

黑暗中,我向着真理的光芒奋力游去,

其实,它早已是熄灭了一颗遥远的恒星。

人们憎厌着皇帝,又羡慕着皇冠。历史,总惊人地相似,因为轮番上场的,本质上还是那样的人”。

或许,人类最终可行的理想社会,应在荣誉上尽量拉开距离,而在物质上尽可能地平均。

祈祷子孙的繁衍不绝,是中国人未言明的一种“宗教”。

能够把握的,已不再是真理,真理是总在前方飘忽的一片云雾。我们只能接近,但无法进入。

愈是光鲜的事物背后,愈是随着浓重的阴影。边缘,并非一道清晰的界线,而是一种雾状的存在,创造的起始。

思想的闪电中,可有超越光的速度?

伟大的诗歌,绝不是因为它表述了一种思想,而是因为它以一种诗性哲学的方式,发现了一条新的超越的途径。

## 《平凡的世界》



一场猝不及防的劳教,一贫如洗的孙家顿时陷入危机。面对危机,孙家两个儿子齐上阵,然而没钱又没门路的哥俩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筹展展之时,一直喜欢孙少安的田润叶为孙家带来了希望,随着危机的化解,润叶对少安的心意再也掩盖不住。然而,纵使两小无猜,纵使两情相悦,世俗永远是爱情需要去跨的坎,润叶能留住她的少安哥吗?



# 另类人生的精神幻想

——读《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

□ 关立蓉

这三篇作品都收录在《彷徨》中,开头都体现了迷茫沉郁的基调。鲁迅以第一人称带入,通过对人对事的描摹,塑造出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例如,《在酒楼上》开头接连使用了几个意象,皆是色调一致的暗沉——“痕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铅色的天”;而《孤独者》和《伤逝》则以倒叙开头,开篇即点明“我”的身份,或为一个朋友,或为一个昔日的恋人,为全文感情的舒展奠定了基调。

鲁迅在开头就描述了吕纬甫的外貌,“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面也就认识。”故友相逢,让“我”产生归属感的回忆而不是景物。吕纬甫全然否定了自己这些年的沉沦浮浮——“无非做了一点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做”。知识分子单纯抗争却全无应者,让人产生挫败感和虚无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抑或是“我已经走向偏僻的彼岸?”

“我”和吕纬甫都沦为物质外壳的奴隶。我的精神迷茫外化为失去归属感之后的消极对抗。“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故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的精神迷茫外化为被动的“圆周运动”。他自嘲自己不过是可笑的“蜂子”或“蝇子”,是自己年轻时觉得可怜又可笑的角色。“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他叩问自己,同时也是一句千钧重的断言,暗含着否定的意味,他在挣扎、叹息,也在判断——“你不能飞得更远了。”

因此,大多数文学分析都倾向于认为,鲁迅一方面同情吕纬甫的人生际遇,一方面批评他的“敷衍敷衍”、“模模糊糊”的人生态度。但是围绕着吕纬甫展开的两个故事却是十分感人的。他为了让母亲安心,回南给未曾谋面的、早逝的小兄弟汪坟,离奇地发出了人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掘开来”。他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人,但是时隔两年,依然可以细致地描绘出先前东边的邻居长富的女儿阿顺的那双眼睛——“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这从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孤独,吕纬甫和社会的关系需要靠一个船户的女儿加一碗白糖的善良来维系。但是吕纬甫却慌里慌张地躲避着温情的外露,“然而这些

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鲁迅在《呐喊自序》开头也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从某种程度上说,吕纬甫正是鲁迅内心矛盾的显形。年轻时的梦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寂寞,并且是无法遗忘的痛苦。它赫赫如火,是愤怒而傲慢的剪绒花,灰沉的中年时光正类似于暗沉的废园和晦气色的船户家。一明一暗,相互对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突,似乎预示着新的生命、新的世界正在不平凡地降生。但是,鲁迅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忘却”,选择了自我厌恶,“因为我已经深知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在情绪渐入高潮的时刻,他用寥寥几笔陡然掀起波澜,也埋下了一处伏笔,读者开始渴望更深入地了解吕纬甫千疮百孔的人生。

吕纬甫应当是对善良失望了,小兄弟早已尸骨无存,他掘墓修坟只是为了瞒骗母亲,暂时安放悬空着的亲情。后一件事本已成了,但是顺姑却不幸早逝。当年轻时的激烈和热情被渐渐腐蚀,生活细小的情感和细碎的伤害就像针一样一步一步地将人生扎得满目疮痍,零零碎碎的挫败早已密密地织成了一张网,将他牢牢锁住,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突围又是如此困难,他每一次耗费心神希望做出更为伟大的决定时,企图达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欢喜”时,总会一下子撞上宿命的边界:无处可逃,无从改变。人也同蜂子和蝇子一样,每一次冲击都在挫伤心智,每一种伤害都呈几何倍数恶性增殖,杀死更多的勇气。

而“我”似乎从生活的圈套中跳脱出来,如“天地一沙鸥”,却依然有“冻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独感,我的肉体无处安放,伴生精神流浪。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也表达了这种矛盾:“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在《死》中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

二

魏连受曾经比吕纬甫离经叛道得更为彻底,他是一个“异样”的人,一个

新式人物。然而在骨子里,他是极其理想主义的、有着士大夫精神的旧式人物。“大家虽说他是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他拥护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情感,他反对封建礼教导致的人性异化,孤独是他,看到恶被正统粉饰为虚伪的假面具。魏连受的相貌与鲁迅是极为相似的。“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是一匹受伤的狼,绝望的想要奔突的狼,被圈养被围观被嘲笑的狼,在静默中等待灭亡。

然而他对待孩子却是仁慈近乎溺爱了——“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将未来的渴盼,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魏连受就像一个笨拙的巨人,固守着自己的伦理价值,他敞开心房,却中了一箭又一箭。因为他的高大和异样,人们更希望看到他的倒下跪下。这是一场“无血的大戮”。S城的闲人们和帮闲文人们对他的排挤戏弄,就像《老人与海》里的那条大马哈鱼,被一条、两条、无数条鲨鱼咬得皮肉尽失,只剩下了那个优美的尾巴。

鲁迅《复仇(其二)》中对耶稣的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接着他找到了答案,“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魏连受将人想得坏,却认为孩子全是好的,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恶劣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而孩子作为从黑暗的闸门中被放飞纯洁个体,必定不会继续蔓延当今糟污的风俗。

他早已预设下所有退路和嘱托,因此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勇气。在祖母的葬礼上,魏连受“早已预先哭过了”。祖母和他是一类人,他们亲手造成孤独,又在嘴里咀嚼一生。年轻时,魏连受汪洋恣肆,用语奇警,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而活着,而抛弃过去的魏连受,在一瞬间推倒所有的精神高塔,让自己成为尘土和灰烬本身,然而这样的慢性

自焚极其痛苦,所以,钱理群认为《孤独者》表现的是两类情感:极端的异类感与极端的绝望感。孤独者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嘴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世界”。一个“我”毁灭了,另一个“我”从废墟中站起来,完成前者未竟的事业。“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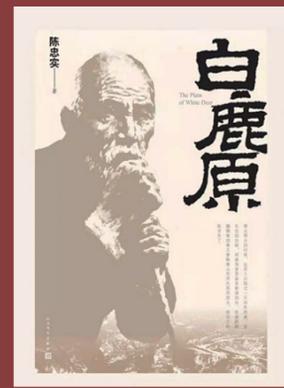
《孤独者》与《伤逝》写于同一时间,并且都未发表,同时表达了现实的苦痛与寸步难行。从女性解放的困局,从子君与涓生无解的爱情都可以发现《伤逝》高超的文学价值,但《伤逝》还有更深层次的底蕴。鲁迅在《写在〈坟〉之后》中谈及人生的终点是“坟”,《过客》一文中,黑衣过客的归处也是坟,死亡已经是鲁迅的终极话题。顺姑的死是因为轻信,魏连受的死是因为他已经走完了他作为生者的历程,死亡变成毋庸置疑的归宿。子君的死却背负着两个人的心理重担,站在新与旧的分界线上,子君的死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时青年人内心痛苦的煎熬与博弈。

鲁迅频繁使用单音节词描绘子君的外貌,如“苍白的瘦的臂膊”,“布有条纹的衫子”“苍色的裙”,庄重的叙述在关节处戛然而止,朴素而有力,这种留白渲染着子君的死更为果决和悲戚,究竟是什么逼迫一位柔弱的女子永远撒开了生的念头?

然而子君的死有着漫长的开头。在肉体的香消玉殒之前,她的斗争精神已经走向枯萎的边缘,从一个新式女性逐渐退回传统的贤妻。旧式家庭结构造成子君与涓生的沟通障碍,而某种精神性促使女性把柴米油盐的操劳看作是回归,渐渐变得琐碎。

只有爱情维系的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无爱了,那么两个人的内疚,悔恨将会缠绕、折磨一生。无论坦诚与否,他们都将面临道德的困局,他们是新文明的实践者,是新风俗的创造者,与传统决裂的同时他们砍断了自己的退路。内心的虚无迷茫,萦绕着无法开解的痛苦,这种混乱芜杂的心绪在《墓碣文》中幻化成深夜来临的盲人,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 《白鹿原》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惊心动魄的长幅画卷。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代代争斗不已: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难解,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 《有本事》



继《无所畏》之后睽违三年,全新冯唐文章、书画、摄影一本收录。在这三年中,冯唐经历了放下屠龙刀全职写作的身份转折、知交半零落时光之痛……他毫无保留地拆解自己的经历,于知天使之年写下了新的思考。